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蜀碧

### 第四卷 起順治戊子、止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

先是，崇禎中，川賊有姚天動、黃龍，聚黨劫掠，巡撫陳士奇及道臣陳其赤、葛徵奇、郡守王行儉、巴令王錫、營將趙榮貴等，設奇夾擊，斬賊一千七百有奇，生擒渠魁馬超、一斗麻、代天王等二百餘人，賊奔脫他徙，而沔縣人袁韜，因姦孀事發，逃投響馬賊馬潮、胡九思等，繼踵姚、黃，日事掠殺，及獻人，遂乘勢據蓬州、儀隴、南部各地方，殺老幼，擄精壯，掘墓開墳，生死無得免者。數年間，烏合愈眾，分為二大隊。時，歲饑，賊以人為食。順治二年，我巡撫李國英大破諸賊於遂寧之曠虛壩，九思、潮等走死，韜以殘卒數百奔川東，歸樊一衝。

諸賊或稱四家，或稱三家，袁韜、武大定及夔州譚文、譚詣、譚宏、巫山劉體純、酆城胡明道、金城姚玉川、施州衛王光興，皆甚著。其王有進、景果勒、張顯、劉惟靈、白蛟龍、楊炳英、李世傑等，莫可稽考，總所謂三家賊也。

又獻忠未敗，李自成之眾先潰出關，袁宗第、賀珍之徒，偕郝搖旗、李本榮、黨守素、李永亨等約結三家，出入巴渠、巫峽間，則所謂西山寇也。

又各州縣亂民，號土暴子，以打衙蠹為名，凡胥吏之有聲者，糾眾擒之，或投之水，或畀諸火，甚則鬻食其肉。官司束手，無可如何。而一時紳士家豪奴悍僕，戕滅其主，起而相應，深山大谷中，豎寨柵，標旗幟，攻劫鄉里，以人為糧。其惡殆與獻等。其時，川南、川北畏土暴子甚於流賊也。

戊子順治五年（明孽尚分據蜀。），蜀大饑，人相食。先是，丙戌、丁亥，連歲洊饑，至是彌甚。赤地千里，糲米一斗價二金，蕎麥一斗價七八金，久之亦無實者。蒿芹、木葉，取食殆盡。時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麵不得而殆，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。於是，人皆相食，道路餓殍，剝取殆盡，無所得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妻，轉相賊殺。其食人之法，亦有如下。羹羊、饒把、火和、骨爛等名目，雞肋篇所載云云也。

外王父遜菴先生云：「往時避寇山中，經過一茅屋，突煙騰起，疑為居人，直入，見釜中所煮皆入手掌腿足等物，駭愕失聲。時幸主者出外，不然難免。」

家老僕云：「宅外里許，有餓死於道者，某某謀夜定剝之，至則止存一頭，先為人所攫矣。」余兒時見親故中，老叟數人，目黃如蠟，詢之，皆啖人肝所致者。

眉州民有陳大玉、劉尚等，居城南外五里賀家橋，有李三樹，熟而不取，計以誑行人，使之竊李，掩擒殺食，前後所食甚眾。庚寅年事定，被害民陳五春首於官，捕大玉等斬之，民始安枕。

其時，瘟疫流行，有大頭瘟，頭髮腫赤，大幾如斗；有馬眼睛，雙眸黃大，森然挺露；有馬蹄瘟，自膝至脛，青腫如一，狀似馬蹄。三病，中者不救。

又鬼魅白晝出見，與人爭道，夜則聚於室中，噪聒不休。其名夢魂魔者，人方就枕，隱隱有物，攝魂去，旁有覺者，疾呼可活，少頃難救。抹臉魔者，黃昏時，面皮自脫若剝削，然不知所之。二物來時，形影模糊，死者甚眾，蓋殺劫之餘也（故老云：夢魂魔可以趕逐，而抹臉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，最難防備。）。

又遭亂既久，城中雜樹蔭鬱成林，人家遺犬，食賊所殺人肉，多鋸牙若猛獸，群聚為寨，利刀不能攻，為害滋甚。又多虎豹，形如魍魎饕餮，然穿屋顛，踰城樓而下，搜其人，必重傷，斃即棄去，不盡食也。白晝入城市，遺民數家，日報為虎所害，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。

諸將相攻。時，全川未附諸將，據地自擅，故巡撫李乾德者少遇異人，授天書，善占驗，諸將中惟許袁韜、武大定。韜故姚、黃餘孽、大定則小紅狼別也。乾德欲與就功，結二人為心腹。先是，李占春部將董子金有萬縣湖灘之戰，韜亦返門，入佛圖關，規重慶為己功，長至大會，韜自以位高，踞李上，占春不平，心惡之。乾德又陰為構難，占春遂並惡乾德。乾德夜坐船屋，仰視星氣咄咄，謂今夕主急兵，徒步走匿崖谷。頃之，占春襲袁不克，搜乾德船，無所得，取其孥以為質。韜聞乾德亡，大哭，既迎至，甚喜。占春是日亦歸其孥。袁、武遂居重慶。占春駐涪州之西平壩，四面阻水，結萬將營，賓客多歸之。於大海壁忠州花陵河，與李膺齒。遵義守將王祥忌於李之盛，而又欲為好於袁也，詐請占春議事，伏兵執之，軍中守者懈，占春踰垣出，殺追者，一日夜歸其壩上營，祥尋與韜兩相責望，而楊展亦與祥有隙，遣子璟新攻之。璟新先襲殺馬應試，與祥戰敗歸，因是諸將相惡。

袁韜、武大定歸楊展。袁、武久駐重慶，士卒饑，李乾德遣人說展，與合兵，因其餉，展喜納之，誓為兄弟，徙韜屯犍為，大定屯青神，厚給其貲，共犄角以防賊。

己丑順治六年（是歲，明孽相圖，賊復自滇入蜀。），朱容藩自稱楚世子，建行臺於夔州，稱制拜封。時，楊喬然已進總督，范文光巡撫川南，呂大器以大學士來督師，皆惡容藩，共謀誅之。

李乾德使降賊袁韜、武大定刺楊展。李占春素與展善，展以銀萬兩、米萬石餽之，袁、武不說，乾德怨展遇己簡略，陰勸袁、武圖展，三人合謀。會展壽，詭稱置宴於犍為請之，展坦然不疑，以一僮隨往，既至，三人益為恭謹，疊相酬勸，展連飛數觥，大醉，舁之密室，令力士刺之。展起家武科，以進士第三人及第，智勇冠諸將。獻賊深畏之。川西東之起兵者，倚為長城，既死，人心解體，士無固志矣。是時，已進爵華陽伯。

袁韜、武大定圍嘉定三月，陷之。袁、武賺殺展，以兵圍嘉定。展子璟新力拒之。三月，城陷，璟新以親丁三百騎逃出，其妻陳氏指袁、武罵曰：爾等窮來依我，我先人處以縣邑，資以多財，何負於爾，迺圖我家，真喪心犬彘也。袁、武殺之，悉併展之貲與眾，乾德遂勸袁、武保據嘉定（景新，崇禎壬午武舉，展長子。）。

時，州生員帥正邦母馮氏守寡，有姿，袁、武強迫入贅，馮氏舉簪自刺死。

李占春聞展被害，率兵為展報仇，不勝。而歸。曹勛，與展刎頸交，時亦默然而阻。樊一蘅投書責乾德曰：「嘉陵、峨眉間，二三遺民，不與獻忠之難者，楊將軍力也。且背施忘好，而取人杯酒之間，天下其謂我何？」乾德笑以為救時大計，詎豎儒所能知耶！然蜀紳士無不切齒乾德者。

初，王應熊既歿，兵部尚書呂大器奉永明王命來川，至涪州，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，楊展及於大海、胡雲鳳、袁韜、武大定、譚宏、譚詣、譚文以下皆受約束。大器因歷遍諸鎮，謂監軍道陳計長曰：楊展志大而疏，袁韜、武大定忍而好殺，王祥庸懦不足仗，事尚可為乎？後忽於石砮司夜遁，走黔之獨山州，鬱鬱疽發背卒。

庚寅順治七年（賊與明孽各分據蜀。），朱容藩敗死榮陽。容藩據夔府，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，呂大器檄李占春、於大海討之，容藩窘，迺北依二譚兵，以攻石砮。占春來援，容藩兵敗，走死榮陽。

秋九月，孫可望復遣兵圖蜀。可望在滇，聞袁韜、武大定賊害楊展，將圖蜀，迺上書永明王，為展訟冤，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，而別遣劉文秀、白文選取遵義。

劉文秀攻王祥於烏江，祥敗，自刎死。文秀、文選等以兵至烏江，王祥力戰，不勝，自刎死。文秀降其眾二萬，盡收遵義地。初，獻入蜀，畏祥不敢窺遵義，前後拒守凡八年。至是敗死，聞者惜之。時已晉爵綦江伯。

劉文秀渡金沙江，攻建昌。原任長沙知縣高明死之。文秀遣別將盧名臣，取重慶，而已引兵渡金沙江，攻建昌。高明集士民拒於焦家屯，賊兵勢眾，力不敵。歎曰：我受朝廷官，豈可從賊乎？遂盡室自焚死。

劉文秀攻陷越雋。寇攻城，指揮王自敏、妻周氏知不免，謂所親唐氏曰：「前後等死耳。他日恐其遲也。」遂挽唐氏閤室自焚。同時王氏、俞氏、宋氏、唐氏俱赴火死，皆受聘於人而未嫁者。

劉文秀攻黎州，土於戶馬亭、李華宇等戰死。初，亭、華宇及楊起泰等，佐馬京破賊於龍觀川，賊敗去沈黎，不被寇者數年，京卒，亭襲為千戶。文秀至，竭力拒守，被執，不屈死。華宇苦戰，為賊擒，副之。時年八十四。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亡於陣，前共起兵富莊姜、黃、李、奈、蔡、包、張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，無一降者（起泰亦先以老病卒。）。

劉文秀攻陷榮經，知縣黃儒死之。儒，福建舉人，城陷，巷戰，被獲，不屈，賊磔於縣之開善寺。

劉文秀襲曹勛於雅州，取之。勛，初敗賊於雅州，保據其境，與楊展相聲援。展死，勛勢孤，而劉道貞先以病卒，范文光因惡李乾德殺展，入山不視事，勛左右無人，文秀突至，出勛不意，取之。

劉文秀屯兵於天生城，城在洪雅花溪口，賊至踞之。時，余飛單騎出覘，為賊所圍，力殺數人，死陣中。

辛卯順治八年（明孽與賊尚分據蜀。），文秀大敗袁韜、武大定於嘉定，降之。初，王自奇兵至川南，袁、武拒之，及聞文秀至，撤兵還戰，六戰六勝，有輕賊心，俄而文秀以大兵壓其前，自奇從後泝流尾擊，一戰，韜與大定大敗，悉就擒，降於賊，賊遂取嘉定。

李乾德被執，載舟中，不食者數日，屈月波澤，語弟升德曰：「吾父死於獻也，吾不可以再辱，遂偕升德並閤家人俱赴水死。」乾德殺楊展，蜀人惡之，其死也，無稱之者。且曰：「賊復入川，實彼召之，雖死能蔽其辜乎？」

重慶復陷於賊。文秀既取嘉定，舉兵東下，而前破遵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，李占春逆戰於群豬寺口而敗。於大海在忠州力不支，遂共放舟出夔門，走荊楚，降於王師。諸將盡散，無一人敢應敵者。譚宏、譚詣、譚文皆降文秀。

壬辰順治九年（是歲，王師征蜀，川南平。）正月，劉文秀復還雲南。文秀還雲南，令白文選守嘉定，劉鎮國守雅州。

三月，王師南征，下嘉定。我師至，鎮國、文選俱敗，挾曹勛走，巡撫川南范文光賦詩一章，仰藥死。時，安綿道詹天顏兵敗被執，亦死之。文光，內江舉人，先官南京戶部員外天顏，龍巖人，起家選貢生。

先是，師至眉州，向成功有眾五千，據守石佛棧，大兵攻之，破其柵，成功中流矢死，眉州平。

秋九月，樊一蘅卒。一蘅初以戶、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，督諸文武，恢復全川，及諸將相攻，令多不行，而袁、武殺楊展，王祥敗死烏江，列鎮兵多散，所保惟敘州一郡，不得志，遂謝事居山中。再聞范文光、詹天顏、朱化龍相繼死，憂鬱遺疾卒。

癸巳順治十年（是歲，王師破賊，川北平。），王師大破賊將劉文秀於保寧。文秀及白文選率兵來攻，大兵奮擊，破其象陣，文秀等大敗，遁去。

王師平蜀。自甲午以後，蜀地漸歸版圖，而諸賊之負固者，猶出入重夔、巴峽間。及順治十六年己亥，譚宏、譚詣共殺譚文，文安之率劉體純、袁宗第、李來亨等六營，由水道襲重慶，聞之欲討，宏、詣二人懼，率所部來降。未幾，大兵取重慶敘州、馬湖等屬，時三郡為賊將盧名臣所據，我梅勒章京葛朝忠、總兵陳德、楊正泰，水陸並進，攻破佛圖關，直抵賊巢，擒斬無數。降牟勝，赦而用之，獻孽之擾蜀者盡矣。

初，闖賊餘孽李赤心，竄死廣西南寧間，其子來亨代領其眾，走川東，分據川湖間，耕田自給，而先潰出關之郝搖旗（名永忠。）、袁宗第及劉二虎等，共依結之。時，獻黨雖盡，永忠等尚據巴東。康熙元年壬寅冬二月，我總督李國英奉旨，統秦、豫、廣三省兵將會四川進剿，師駐萬縣，賊棄夔州。國英兵至夔，道路榛莽，伐山開徑以入。二年癸卯元日，進奪羊耳山，宗第遁入深箐，我師屯七里壩，宗第屯茶園坪，山勢陡絕，諸將攀藤而上。宗第敗走巴東，大兵追及巫山，遂據其城。眾議移守夔門，督師計巫山地勢卑狹，雖馳驟不便，可利固守。於是，深溝堅壘具石，城下樹梅花椿，椿外挑品字坑，賊至不得進。又於城外高

處，立敵樓以防偵探，具甫備，郝永忠、劉體純合數萬眾攻巫山甚急，我兵出戰，體純等敗走。適陝西會剿兵至陳家坡，奪老木寨，體純自縊，大兵乘勝追至黃草坪，永忠、宗第皆授首。惟李來亨居茅麓山，高險難攻。我兵四面圍之，來亨出入地，名通梁，路徑懸絕，我師蒙霧直上，遂奪通梁。來亨力窮勢迫，八月初六日焚其妻子，自縊。茅麓山破，馬騰雲、拓天寶、王光興俱納款投誠。至是，闖孽之在蜀所謂中山寇者，悉盡。全蜀收入版圖，一統萬世，蜀人始獲享昇平之福矣。

## 附記

江津曹立卿，府學生也，賦性端方，為鄉里所矜式。煤山之變，公聞之，北向泣血，悲憤成疾，及賊據川，懸偽職，逼勒士紳，公誓死不從，疾劇，戒子恢曰：吾家世受國恩，汝又弱冠登賢書，茲大節攸關之日，失身取義，止爭些子。吾一生自反無愧，可謂得全。爾勉之。為問曰：我此時若存一貪念，便如烈火燒身，想到守身全節，即入清涼境界，囑畢而逝。

夾江宿士敏，字元魯，崇禎丙子孝廉，賊官至邑，迫之出，佯應之，治裝赴省，至千佛崖，策馬投江，賊信其已死，不復問，已而潛過江岸，乘夜走雅州山中，易姓名以節終。

宋文翼，字怒飛，丹稜人，以應貢八國學，授蜀藩長史。甲申，巡撫陳士奇、巡按劉之渤重其才，授以監軍事，及獻破成都，歸隱深山不出。

郝孟旋，川西舉人，嘗起兵復雅州，復與邛州劉道貞合兵攻邛，不克，退守沈黎，後不知所終。

汪光翰，字文卿，婺源人；竟陵胡恆官川南道，光翰為幕客。獻兵至臨邛，恆命光翰出調兵，並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，未至，而城陷，與其子士驊戰死，闔門百口遇害，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，匿民間，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，轉徙榮經縣降賊。武大定駐嘉定，聞朱氏有殊色，劫致之，朱污面毀容以免。堅操撫孤。光翰，間關夷獠中，得朱氏母子所在，事之甚謹。值劍南大饑，斗米□金，光翰不避刀俎，多方保護之。母子迺得全。自是或服賈，或課蒙，或為僧，獲稍贏餘，以給饘粥，二□餘年不倦。朱教子極嚴，峨生亦讀書知自奮，能文章矣。蜀平，狹路通，光翰迺躬送朱氏母子歸竟陵。於是，楚蜀莫不高朱之節，誦光翰之義，以為忠臣孝子之報云。又有鍾之綬者，字楷士，亦竟陵人，從胡公入蜀，遊峨眉，遂不歸。聞胡公父子殉義，迺自瓦屋山至榮經，與光翰同撫孤兒，歷八年所，入滇至昆陽死。

王承祖，劍州御史梁之棟僕也；獻據蜀，之棟子田璧知不免，止一五歲兒名繩武，召承祖夫婦屬之曰：一線之脈，盡寄於汝。其善保之。梁氏一家俱遇害，承祖負繩武及己子走，賊追及，棄己子而匿繩武巖穴中，得脫。后土賊起，知繩武所在，欲率其賁，承祖負之，乞食山中，及賊息始出。承祖為之耕耘婚娶，延師教訓，至本朝庚子，舉於鄉。

曹椿，明末名士也。獻逆後，奉永明王命，來宰夾江。其時，四野蕭條，煙戶鮮少，椿至招流亡，撫餘燼，又急收士人，以時訓課，嘗見城外大明寺考錄儒童詩云：高樓野望影蕭蕭，盡日無僧伴寂寥。寺號大明知一統，梁題萬曆紀先朝。治軍久已霜生鬢，課士猶然劍繫腰。濁酒一杯聊自適，平原芳草倍魂銷。時縣署燬於賊，故於此試士；公所作有鴟血集，皆亡國之音云。

李甲，湖廣蒲圻人，由舉人知雙流縣。崇禎甲申，委署建昌監理廳，至榮經，值賊犯雅安，義師戰潰，甲隨師奔走，力竭死，一僕守甲喪數年，楚路通，始載以歸。

富順盧元卿，字調元，天啟丁卯解元，累官陝西寧夏道，闖賊陷秦，托跡黃冠，潛遁秦徽間，自題云：生平志氣凌霄漢，自許惟憑忠孝心。家國陸沈身板蕩，空拋血淚寄兒孫。卒，葬於隴徽，人慕義祀之。

雷雨津，字起劍，井研人。崇禎甲戌進士，官兵部，嘗過楚，題洞庭廟云：我是人龍君亦龍，吾今胡為乎泥中？憑君借得青驄雨，手攬風雲滿太空。甲申從張公玉筭監軍死（其子廷，後知吳江縣。）。

李俊英，南部人，府學生；姚、黃賊掠南部，俊英泣涕誓眾起兵，旬日得千人，禦賊江岸，屢戰俱捷，賊不敢南，日久糧匱，其弟泣告曰：「我等冒矢石，城中人相繼遁去，無援矣，曷暫退！」俊英叱之曰：「寧為君父死，不為一身生。」自是毋敢言退者。賊計窘，將引還，會同事有忌俊英者，噪而南奔，賊得從下游渡，圍之數重，俊英奮勇突圍，多殺傷，不得出，還至江岸，投水死。

劉養貞，大邑人，以進士任湖廣漢陽府推官，陞部郎；闖賊犯都，懷宗崩國，養貞為持服，早暮悲號不輟，食貧邱舍；以賣卜為生。人呼為劉孝子，病終於燕京。

萬曆末年，民間好葉子戲，圖宋時山東群盜宋江姓名於牌而鬥之。至崇禎時大盛，法以百貫活城為勝負，曰闖、曰獻、曰大順，其後皆驗云。

崇禎□七年正月，銅仁連界掘出古碑，有字三行，云：「東也流，西也流，流到天南有盡頭。張也敗，李也敗，敗出一箇好世界。」或以為武侯所遺云。

彭垞，字子白，永川人，崇禎時以進士為給事中，闖入京，脅降，不從，自刎死。

顧鉉，號青城，成都人、崇禎時進士，為給事中。闖入，自刎未絕，復被執毒拷，罵賊死。

## 哀蜀藩

天社星隳古社壇，杜鵑聲盡石苔癢；井花清冷無人汲，留得丹心萬古寒（張象華。）。

邊徼錫封憐少子，蜀王臺殿獨崔嵬。誰從輦路鳴鞭過，猶記宣門拜刺來。晉井寒泉沈鳳羽，天■白日走龍媒。短牆桃李家家發，畫角聲中杜宇哀。

陸海塵飛井絡昏，錦城茅屋半江村。遺宮日落牛羊過，野市人稀虎豹蹲。橙樹冥冥香徑遠，海棠馥馥翠雲繁。摩訶但有支機石，尚共銅駝臥草根（呂潛。）。

### 楊展傳

前明總兵晉華陽伯楊展者，字玉樑，嘉定人也。長七尺有咫，性倜儻，負文武姿，尤工騎射。少應童子試，參政廖大亨一見，器之曰：此將材也。亟獎拔之。舉崇禎己卯武科。北上挾強弓大矢，驅一衛獨行，遇賊劫其橐，展笑曰：爾欲利吾有耶？吾與爾鬥射，約退百步外，執號箭為的，吾射不中，聽汝取之，賊如言，一發破其幹，賊驚拜去。臨試，闖貴人有馬，兇悍難制，挽以鐵韁，號於庭曰：能騎者，予第。眾愕踏鮮應。展持弓矢，排眾突前，奪馬騰躍而上，縱送迴旋，九發矢九中，走馬揚聲曰：四川楊展也。闖貴駭服。展名遂震京師。於是，成進士第三人，授遊擊將軍。時，秦寇方熾，朝廷深重武臣，尋陞展參將，以憂家居，值蜀亂，鄉盜縱橫，嘗與族子踏月江邊，隔岸影見人行，諦視，曰：此賊也。射之應弦而斃。覘其人，果素掠鄉里者。人以是畏服之。甲申，獻逆據成都，僭號改元，遣偽將四略，展起兵犍為，會閩部王應熊檄至，即從總督樊一蘊及遊擊馬應試、于朝宗等攻敘州，力戰復其城，走偽都督張化龍，又擊敗馮雙禮，遂次第收嘉、眉諸邑。於是，黎州指揮曹勳、副使范文光，起洪雅，土司馬京起榮經，為展聲援。遺民潰卒、多歸之，眾至數萬。時，獻賊遣狄三品、劉文秀等來侵，大敗還，授總兵，歲饑，人相食，展遣使告羅黔楚，自紳士以下至弟子員，皆給資。農民予牛種，使擇地而耕，願從我者補伍百工，雜流各以藝就養，孤貧無告者廩之，又置竹筏數千於同河，以濟榮、威、富之避難者，俾居思經、瓦屋諸山，而令其子環新屯田於峨眉，歲獲粟數千。蜀南賴之。獻忠忿展盡取故地，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，大殺成都居民，率眾百萬，蔽江而下。展起兵逆之，戰於彭山，分左右翼衝拒，而別遣小舸載火器以攻賊舟，兵交風大作，賊舟火，展身先士卒，殪前鋒數人，賊崩敗，反走，江口兩岸逼仄，前後數千艘，首尾相銜，驟不能退，風烈火猛，勢若燎原，展急登岸促攻，鎗銃弩矢，百道俱發，賊舟盡焚，士卒糜爛幾盡，所掠金玉珠寶及銀數千，悉沈水底。獻從別道逃免。旋奔川北，展追至漢州，封其屍而還。是時，展威名大振，蜀之起兵拒賊者，皆倚為長城。袁韜、武大定者，窮困來奔，韜故姚、黃三家賊，而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。展愛其勇，推心任之，命大定守青神，韜守犍為，鼎足備賊。遍沅巡撫李乾德，初以總制來蜀，獨許袁、武，深相結。至是，韜與總兵李占春相惡，展素厚占春，時通餽遺，韜不悅，乾德因說韜殺展，大定亦忌展富，三人合謀，請展詣犍，介展壽，展欲往，其子環新諫曰：近觀二人，意殊怨望，須察之。不聽，及出，乘所愛白馬，回轡其衣者三。展厲聲曰：吾不懼獻忠，豈懼他人耶？蓋展破賊多自矜，又過任人，而乾德以展遇己簡略，夜日從韜除展，展不悟，佩劍攜一僮扁舟南下，袁、武迎之，偽為恭謹者。展坦然入帳，浮大厄痛飲，日暮沉醉，袁、武將展劍界入別室，使勇士往刺之。展寐後，目不交睫，睛光炯炯射人，操刀者三至不敢動。展僅云：無畏也。遂縛展。展覺知有變，佯呼曰：酒渴甚，予我水飲。僅止之，遂遇害。展素精五行遁術，得水可免。其死也。實僅促之云。時年四□有五，順治己丑歲。華陽伯，則破獻時永明王所晉爵敕也。袁、武既殺展，引兵圍嘉定三月，破其城，環新逃去，妻陳氏罵賊死，其家殘焉。時偽帥孫可望者，方據滇，聞展死，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，而別遣劉文秀等渡金沙江，取曹勳，而襲其後。袁、武方拒，自奇聞之，還與文秀戰，大敗，俱降賊。乾德赴水死。賊再據蜀。初，督師應熊以賊襲殺平蜀侯曾英，走畢節死；兵部尚書呂大器，自柳州至，永明王即命代之。大器遍歷諸鎮，太息謂參軍陳計長曰：楊展志大而疏，袁韜、武大定忍而好殺，王祥庸懦不足仗，蜀事尚可為乎？然自展死後，諸將解體，賊復入，無敢抗者。於是，烽火蹂躪又□餘年而後定。至今談展事者，猶追念喟息，稱楊侯不衰云。

史氏丹溪生曰：泗王父五吾公少。適嘉定，與楊侯公子環新交，公子兄事王父，及難作，孤身來歸，袁、武蹤跡亦至。王父耳授公子策，貽駿馬遣之，而身詣賊酋，告以故。復令人導道追公子。至新津；公子先渡江，斬舟人沈船於水，賊遙望不得渡，以故公子免，而餘家亦無所害。余因識楊侯事甚詳，觀其經理流亡與其所以殺敵致果，洵乎文武兼才也。而取人杯酒，自壞長城，西充之罪，庸可逭乎？公子之去也，投誠我師，授參將，後復父仇，擅殺落職，家居□餘年，以壽終。

楊侯存亡，實關西蜀，此傳不徒作也。其排場比次，直追班、馬、陳、范諸公，不免以詞氣累其體矣。固是史才（蔡修萊跋。）。

### 劉道貞傳

劉道貞，字墨仙，天啟辛酉孝廉也。其族世襲黎州指揮，獨道貞家臨邛，為邛人，以文學顯。初時，州有登科者，建旌坊，虐使其鄉，又簡富民入戶，歲收牌煙雜課，名曰免差。官不能難，沿為紳例。里中苦之。至道貞，盡謝去。曰：「吾忍以一科累桑梓哉？」州人高其德。道貞敦行古直，其學六經外，百氏內典，無所不窺。尤刻意兵家言。

崇禎甲申，獻逆踞成都，遣兵四出，道貞語子聯度曰：「邛州控制黎雅、建昌，為川南門戶，沿邊土司，可聯以守，惜猝不及備耳。」未幾，偽參將張略地至邛，道貞策殺之，棄家走沈黎，激勵土漢李衛等共抗賊，而身自資軍於曹勳。曹勳者，亦黎州世襲指揮也。先奉調守成都，軍於門，賊入止焉。同輩皆斬，次及勳，勳遽呼奮起，絕其縛，還奪行刑者刀，殺數人，涇江中脫亡。

至是，起師洪雅。道貞之去邛也。賊帥狄三品、王復臣再至，巡道胡恆檄寧越都司楊起泰入援，未至而城破。恆及州牧徐孔徒死之。賊趨陷雅州稱江，下攻洪雅，勳率眾保拒小關山。山去邑西南四□里，連岡嶙峋，中一徑，聚石錯雜。賊至，不得過，盡驅騎兵薄隘口。道貞時以李衛軍來，謀遣聯度等由山右伏行，渡青衣江，轉襲賊後，賊陣動；曹勳自上望之，挺刃下趨賊，力斬數□騎，貞援枹鼓以從，賊返走，騎兵關塞，聯度等自下揮短刀仰面疾攻，絕其徑，賊眾數千悉墮糜斬中，復臣等踐死人，竄匿深箐以免。賊入蜀後，所至摧陷，無敢撓者，至是，始畏蜀人。又以勳前絕縛殺行刑者亡也，益憚之，號曰曹軍，而目道貞伯溫先生云。

於是，道貞曰：「寇膽喪矣，乘此追亡，臨邛可復也。」令聯度引軍疾馳，逐賊而西，川舉人郝孟旋新起師，復雅，斬偽牧，合而之東，圍邛數日，幾克，會賊大帥劉文秀以重兵至，勢不敵，退歸。天全六番招討使高克禮、楊之銘者，兩氏構怨，高款於獻，銘弟僑欲乘亂弑兄，與高合，而銘方連成都進士朱俸伊、川北舉人鄭延爵兵共討賊，僑先導賊至，敗銘等熊飛仙關，虜殺之。雅州牧王國臣以城降。州復陷。道貞時駐黎城，料土兵，募壯勇，謀進取策。聞之憤懣嘔血，臥疾不起。泣語勳曰：「吾以一書生，破家討賊，意借公忠勇之氣，報朝廷三百年養士之恩，今若此，死有餘恨矣。願公勉力，無隳前功。」

丙戌春正月，道貞卒於黎城。公為人廉幹鎮密。時四方師起，羽檄交馳，外應內謀，事無留滯。又番漢把目等戰歸，自出金帛醴酒勞之。人爭為用。嚴道以南，二年不罹寇害者，公佐勳之力也。初走沉黎，妻王氏率家屬避西山，賊搜執之，及聯度圍邛，環刀械頸置城上，令招其子。夫人罵賊不從，賊怒，磔其屍，置之城外。舉家百口殉焉。後一年，聯度軍軍遇賊，同孟旋力戰以死。其妻馮氏，有詩名，載邛乘。

史氏丹溪生曰：儒者習稱道德，恥談兵，臨難縮縮無所施之，以其術為世詬病。先生用一旅師，扼險出奇，摧破巨寇，智勇之略，豈不以其學與！或謂先生喜逃禪，芥視死生禍福，范仲淹之誅曰，討仇終有恨，學佛竟無成。嗚呼！此其所以為先生乎？余至臨邛，訪其軼行。詠歎。忠臣孝子義夫烈婦，劉氏之門備矣。皎皎乎■水岷山永終古也。

墨仙大節，吾蜀士夫有不能盡知者，曲為傳出。一門忠烈，炳炳烺烺，百世下令人感慨嗚咽。昌黎所云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也（兄儀一。）。

### 鐵腳板傳

鐵腳板者，眉之鄙民也，姓陳，名登皞，生有膽識，膂力過人，家貧獵獸自給，常赤足逐鹿豕，奔新斬叢竹中，里許而足不傷。人目之曰：「此鐵腳板也。」登皞曰：「呼我甚當。」以是足不著履，行滕止及脛，終身如常。

獻賊據成都，遣偽將狄三品等略眉，先期傳示云：除城盡剿民，不悟，攜老幼入城。乙酉正月五日，賊驅城中人至原田上盡殺之。又搜戮四鄉居民。登皞突起，忿言曰：「洗頸待死，與抗賊殺死等死。奈何袖手待盡耶？」遂裂白衣為旗，招各山亡命少壯，大書於上曰：「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為敵者，從我。」數日內，不期而集者千人。登皞持獵械，負柴弓竹矢，赤足先趨；千人者，各執白梃相隨。據城西醴泉河，斬木列柵，標所書白旗於前，名曰「鐵勝」。鐵勝者，取已勝賊之義也。遂與賊持，前後殺獲甚眾，賊大懼，取道潛移東館，登皞又令民兵數百，具羊酒偽為投順者，迎賊帥；賊納之營中，夜半，登皞率眾大至，鳴金鼓火攻賊營，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，內外夾擊，賊眾大亂，死者不可計數，迺遁去。於是，眉之多月鎮、斑竹、王二郎壩諸村，各聚眾自守，皆名其營為「鐵勝」。賊聞之，不敢逼，而鐵腳板之名大播。

南川、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者，有眾五千，欲節轄，登皞不從，率兵圍之。甘溪口，登皞勢弱，不敵，力戰死之。眉之人賴登皞之庇，思其功，皆稱鐵腳板也。成功既殺登皞，駐兵石佛站，修木城，鑿壕塹，招集三萬餘人，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。丁亥三月二日，我朝肅王以大兵至，攻破木城，成功中流矢死。其黨迺平。

史氏丹溪生曰：陳登皞不忍桑梓之難，冒萬死抒公忿，跡其所為，一方之廣涉也。向成功可謂頑民矣，其殺登皞，意何為乎？毋亦好上人忘利害，迺其鄉之風氣然與！

白衣一書，足褫賊魄，而佈置殺賊，何智與膽俱也。古云：「亂世多才。」信然（蔡修萊。）！

### 余飛傳

洪雅西四里，有鄉曰花溪，背枕飛仙閣，其前大小關山屏峙溪口，其外限以青衣江，江濤洶湧，急不能渡。其地土泉肥衍，其人饒財穀，重去其鄉，殆天所設以衛養居民者也。甲申，獻賊至，土人余飛聚眾詢之曰：「賊來生乎？死乎？」曰：「死。」「順賊榮乎？辱乎？」曰：「辱。」「逃可免乎？」曰：「不敢知。」曰：「如是，飛策決矣。飛觀吾鄉地險而穀足，無匪人竄伏其間，計惟以死抗賊耳。」眾曰：「惟命。」蓋飛勇健以俠義稱，言出人莫敢違也。飛刑牲瀝酒，誓眾於神曰：「我等與賊義不兩全，有一人從賊者殺其人，有一家順賊者誅其家。」誓畢，戶抽壯勇，年二十及四十者得數千人，塞阨保險，造刀仗鳥銃，疊大石數百，繫繫長繩，備飛擊之用。賊至，飛選勇士伏左右山谷中，山崗遍樹旗幟，又決大堰之水灌田，而自以羸弱迎敵溪口。其時，賊氣甚銳，目無飛，戰方合，飛即陽北，賊追逐入溪，左右伏發，翼而擊之，飛反戈衝突，賊大敗。顧望山間旗，疑不敢上。沿田蹊走，徑狹騎步蜂擁，陷田中，不能出。擒斬二千人。其遁者為鳥銃飛石所斃又過半。賊氣沮喪，遠徙去。飛退賊後，益修險阨。寇來則戰，去則耕。如是者二年。其後偽撫南劉文秀駐兵天生城，飛單騎出覘，被圍，不能脫力，斬數人，死陣中。飛死，眾遵其法，團營自保，時越險擾賊，得賊諜輒殺之。賊終不能加。至今居民猶勝國時土著云。

飛誓言凜凜有烈士風，而設奇殺敵，動合機宜，吳公差強人意，隱隱一敵國也（蔡修萊。）。

### 書周鼎昌殺賊事

獻逆據蜀之三年丙戌春正月，偽撫南劉文秀率兵萬，由丹稜、洪雅入夾江，欲搜西山諸路，並剿峨眉。督師王應熊聞之，授周鼎昌副將給卒千餘，俾問道援鄉井。鼎昌者，夾江南安鎮人也，比至，賊壁青衣江，連營三里，警斥堠，構浮橋，去南安一望矣。鼎昌急豎柵，剝大木為柵，隔岸飛擊賊塘，斃賊人馬甚眾。又編亂草為筏，筏狀如蓑笠，大數圍，鬚鬆散漫，而隆突其頂。頂中空，旁貫以繩，擇善泅百人，人與一筏，筏鉤腰鎌，藏首空中，繫繩於背，入水筏浮其上，人伏其下，遠望如敗草飄流，不疑有人也。近浮橋，百人者齊用鎌載絡而以鉤分橋樑；橋解，守橋者盡溺，賊覺，急射之，矢格於草，不能入。餘兵判為兩岸，其浮入西岸者，鼎昌促圍攻之，斬獲無遺。賊不得志，奔還南安，賴以全活。邑之來避難者，千有餘家。

草筏破浮橋，甚怪，其形容情狀，真如目睹，寫生手也（蔡修萊。）。